

话说
郑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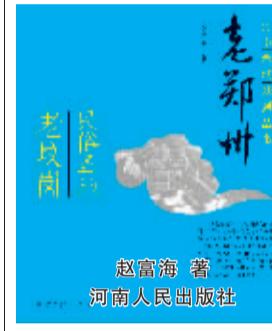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曲子窝产生了大师级演员

老坟岗俗称“曲子窝”。在这里演唱的河南坠子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盛世，并涌现出“河南三刘一于”，即刘明枝、刘桂枝、刘宗琴、于忠霞等大师级演员。刘明枝的细腻、刘桂枝的妩媚、刘宗琴的豪放、于忠霞的委婉，创造了自成一派的河南坠子。后人称之为西路坠子。20世纪60年代唱响老坟岗的赵铮则自成一家，曰赵派坠子。与她们同时升至中国曲艺天幕上的明星还有坠子琴师王明福、于海泉、李治邦。王明福名声极大，在河南坠子界有“盖河南”之称。他一生几进几出老坟岗，1975年他年迈多病，在老坟岗民主二街谢世。李治邦自拉自唱坠子，多次应邀进京演出，老舍、赵树理、陶钝极为赞扬。戏迷们迷于海泉，说：“宁可少吃二两盐，也要听海泉拉大弦。”于海泉与于忠霞是姐弟俩。他们还有个俊俏小妹，即10岁唱响老坟岗茶社书棚的于宝珠。而在之前，他们三人的母亲宋礼荣，即是第一拨进入老坟岗唱坠子的女艺人。

可以说，正是这批坠子书艺人营造了老坟岗民俗文化盛世，继之是说“艺术”即评书的发展，产生了“河南二马”，即马素芳、马仲山。后被统称为“河南三刘二马一条于”，以及评书大王王国家。原来的“曲子窝”，即成为“曲艺圣地”，震动了旧时中国江湖地的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，这两地纷纷来此“吐”学生（江湖语，即派入学艺）。

这应是中国曲艺史上的一大奇观。中国的坠子书曲种源于河南。河南坠子分为三



路：以商丘为中心的中路坠子，以乔派为代表的北路坠子，以“河南三刘一于”为代表的西路坠子。老坟岗的一批大师演员创造了意味隽永的西路坠子，它影响着中国曲艺、坠子书曲种的走向和发展。

老坟岗的河南坠子是说唱艺术，说唱艺术是植根于有厚重历史的中原文化沃土中的，它可追溯至《吕氏春秋·适音篇》，其间记载了河南远古有“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儿阙”。《墨子·耕柱篇》中还有“能谈辩者谈辩，能说书者说书”的记载。宋代“说话”艺术进一步发展。“宋之小说，则不以著述为事，而以讲演为事。”北宋后期，说唱相间的艺术形式鼓子词开始盛行。

清代中叶，河南曲艺得到大的发展。乾嘉年间，湖北渔鼓流入河南，道情、花鼓盛行。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开封招讨营的三弦艺人乔治山创制坠子弦（坠琴），为河南坠子诞生及其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。传说这是乔无意中将小鼓三弦去掉一根弦，变弹拨为两弦，坠子弦由此产生，并改变了三弦书“弦不随腔”的伴奏方法，成为唱一句拉一句的“拖腔坠子”。又因他经常自拉自唱《玉虎坠》，故人们将这一种新的演唱形式称为坠子书。学者张长弓先生在其《河南坠子书》中说：坠子是由莺歌柳和道情结合而形成的。有人调查，莺歌柳又名小鼓弦，其唱腔和演出形式与三弦书极为相似，应是三弦书的一支。另外，坠子艺人经常参加三弦书艺人举办的“三皇会”活动，这些均可作为坠子与道情和三弦书具有渊源关系。

6

刑事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一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柯逍烽相信魏大若要出国考察一个阶段

魏大若告诉柯逍烽，“过几天我可能要出国考察一个阶段。”

“这个时候你走？”

“我也不想离开啊……可没办法……”魏大若苦笑着，“通常被安排出国考察，也就是人事变动的时候。”

柯逍烽注视着魏大若。

“看什么看？”魏大若看上去有些沮丧，这样的表情，柯逍烽也是极难见到的，“千年老二。”

“检察长是谁？”柯逍烽有些迫不及待。

“反正不是我。”魏大若苦笑着，“我也不管他是谁了。”

“这不公平。”柯逍烽替魏大若抱不平。

“何为公平？何为不公平？”魏大若摇摇头，站起身来，“只要自己心态好，就好。我以为，自己会波澜不惊的，可还是……唉，没有修炼到家啊……”

在魏大若的感叹中，柯逍烽相信魏大刚刚才说的话了。

可魏大若也会放弃？尤其是刘煌案子。柯逍烽不好再问。这个时候，换了他柯逍烽早就不干了。而魏大若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但柯逍烽不相信魏大若会就此罢手，就此放弃。

但是，暂时的放弃，还是有可能的。

在郝麦受伤之后，没有出现异常情况，但等到郝麦出院之后，有一件事情使魏大若觉得蹊跷，若是说有意外的话，那就是这件事情算是意外了。那个被郝麦从车轮下抢救出来的新疆小孩一直没有找到，消失得没了踪影。当魏大若向处理事故的知情警察问及新疆小孩时，警察告诉魏大若，他们也没有找到那个小孩。

据那天事故现场的目击者说，被郝麦从



车轮下抢救出来的新疆小孩，随即被人带走了。带走小孩的人不是新疆人。

魏大若听到警察说了这些事情的经过之后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你真的要离开延江？”江士勇和魏大若在运河边散步。江士勇听完魏大若说要出国考察，觉得有些奇怪。

“你不在，我也不让刘煌安生。”江士勇咬着牙齿，“我要让他寝食不安，我不会让他安稳的，让他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”

魏大若像是在思索着什么，微微地点点头，“这也是我需要你做的事情。”

魏大若把手伸了出来，江士勇紧紧地握住了魏大若的手，相互在背上重重地打了一拳，会心而笑。

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王大刚从老家带来的东西都装在一只编织袋里，搭在肩膀上背进了江南别墅。物业公司经理，领着新来的清洁工王大刚在江南别墅里转着看着，布置着工作。王大刚快50岁的人了，河南商人，说话口吃，一口吃眼睛就眨个不停，没什么文化，小时候可能读过几天书，也能断几个字。长期在河南乡下务农，敦厚善良，无不良记录。

王大刚住在别墅区的配电间旁边，一间8平方米的小房子，房子就像一个集装箱。这样的住所，对于一个从河南商丘农村来的农民，足够好了。小房子上唯一透气的是一个小窗户，对着9号别墅。9号别墅里面住的正好是刘煌。

王大刚在江南别墅里开始着他新的工作，9号别墅却是以神秘之态使人无法了解其中的奥秘，9号别墅能进入人的视线的，要么是墙壁上的装饰性建筑材料，要么是厚厚的窗帘，只有三楼窗户上没有拉上窗帘。

6

白领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蔡小欣答应不把严立达的事情告诉罗想

“今天赵局长找我谈话了。”朱西子说。罗想盯住妈妈：“啊，你又要升官啦！”“我退休了。”朱西子声音暗哑。罗想大吃一惊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妈妈，就说：“老天爷是公平的，大伙都一样，都得老。”朱西子突然很忿忿然：“谁说的，一点儿也不公平，女人其实比男人的寿命长，为什么女同志反而要比男同志早退休，你说，这公平吗？”

严立达按响了蔡小欣家的门铃。但没人来开门。严立达下楼在小花园的石凳上坐等，终于把蔡小欣等回来了。蔡小欣的嘴角上带着一抹嘲讽的笑，和他在小花园的石凳上坐下，瞟着严立达：“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严立达清了清嗓子：“是这样，那天我看你……不，应该说你看见我……”

蔡小欣假装糊涂：“那天？”严立达一怔：“你没看见我吗，在金堡俱乐部？”蔡小欣像是想起来了：“对对，我看见一男一女，亲亲密热的那个男的是你吗？”严立达点点头。“哟，罗想怎么变样儿了，我都认不出来。”严立达很尴尬：“行了，你就别逗我了，你知道那不是罗想。”

“那是谁呀？”她姓林，叫林青青。“同事？老同学？不会是小姐吧？”严立达涨红了脸：“什么小姐，怎么可能！”他告诉蔡小欣那是他中学同学的妹妹。蔡小欣明白了：“哦，青梅竹马。”“林青青有丈夫。我和她完全是正常的朋友关系。”蔡小欣讥讽地一笑：“是吗，那你干吗怕我告诉罗想？”

“你，你别误会。真的，我说的绝对是真话。”蔡小欣嘻嘻一笑：“逗你哪，我才不会干那种事呢。”严立达谨慎地问：“你答应我了？”



6

“那你得告诉我真话。”严立达略一思考：“真话就是林青青说她从小就喜欢我，想和我好。”“那你呢？”“……我对她印象也不错。”

“唔，这还差不多。”蔡小欣又问严立达和林青青到什么程度了，严立达说那天是林青青主动拉他的手，她那么主动让他很意外，因为他一直觉得她性格很温柔，或者说很温顺。

“那你打算和她好了？”“不，绝没有。”蔡小欣根本不信，严立达只得承认自己喜欢林青青，但是……

“但是你怕我说出去。”

“不，但是她有丈夫，我也有妻子。”蔡小欣却以为然：“那又怎么样，这样的情形一点儿不稀奇。”

蔡小欣想了想，有一个问题她很想知道：“你还爱不爱罗想？”

严立达沉吟道：“不是爱，也不是不爱，是……没有幸福感，一点儿也没有。”

“我觉出来了，罗想可比你厉害。”严立达微微冷笑：“她呀，她是自以为优越，老要挑我的错，总想压着我。”

“那你爱过她吗？”严立达承认以前爱过。“那是她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”

“也许我们俩都变了，也许我们俩都没变，说不清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要孩子？”

“不是不要，是没有。”

“你们俩谁有问题？”蔡小欣实在太直截了当了。严立达忍不住说：“你不觉得一个女孩儿问这样的问题不合适吗？”蔡小欣耸耸肩：“我是记者。没有不该问的问题。”

蔡小欣接着问严立达是否想和罗想离婚，严立达坚决否认。

都市
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一贫如洗的若芬去世贸俱乐部坐台

被伟力公司炒了之后，若芬一贫如洗，她发誓再也不去做那循规蹈矩、朝九晚五、苦熬苦挣那几个有数的钱的工作了。她已明白，就算她一月挣两个2000元，省吃俭用挣到头发发白，她也挣不到出国所需的费用，和丈夫团聚，就永远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她决心改变自己。

她摘掉了厚厚的宽边眼镜，用剩下的不多的几个钱，重新剪了个利落的青春的短发，买了一套欧珀莱的化妆品，在脸上细细描绘，再把以前结婚前后的衣裙翻出，裁裁剪剪，就又成了一件件合乎潮流的长长短短的时装。接着她又去了生生百货，挑了几双时尚的凉鞋皮鞋拖鞋，用来搭配她的各式衣裙裤。

这么一打扮，一个清爽靓丽时尚高雅的女人就出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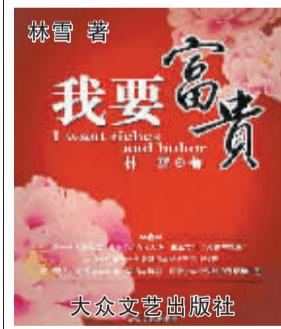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她去了世贸俱乐部，她知道这是海口最高档的娱乐消闲场所。

一出现在大厅，若芬就感觉到有许多目光射向了她。她挺直腰杆抬起头走了进去，一直走到吧台前。

对自己的美丽，她有足够的自信。

她给自己要了一杯40元的白兰地，然后在歌厅的散座中，挑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。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众多的目光聚集在她身上。

可是，她左等右等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节目演了一台又一台，舞跳了一支又一支，竟没有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向她问声好或请她跳舞，或请她喝点什么。一张桌子边都坐满了小姐和先生，只有她这边依然冷清，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半。她估摸今晚是决不会再有人请她了，再坐等下



去也是当壁花，只有起身向外走。这是她原先没想到的。

回到临时租来的住处，躺在硬板的单人床上，想想真是冤枉，一分钱没挣到，反而倒贴了40元，看来，小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！

问题出在哪呢？

是不是自己坐得太靠后，或是自己穿得太保守，还是年纪太老了？

她逐一检查了自己所有可能的失误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又来了。这次她要了一扎啤酒，坐在靠前的那张桌子上。

谁知，这一晚还是和昨晚一样，看她的人不少，找她的人没有，只有几个侍者不时在她身边绕来绕去，用有些疑惑的眼神看她。

这一晚她又一个客没有，倒白赔了18元。

尽管她一天比一天穿得暴露性感，一天比一天浓妆艳抹夸张，一天比一天更风骚，一天比一天挨得更晚，整整一个星期，她白赔进去三百块，却一分钱也没赚着。

她想，也许什么人该赚什么钱是天注定的吧。也许上天注定自己就是个挣苦力钱的劳碌命，这来钱不是自己所能赚到的。

她决定再试一晚，不行的话只能另做打算了。

人不管想什么办法总得活下去。

又到了午夜十二点半，看来又要落空了。若芬几次想起身走，身子却像有千斤重，怎么也起不了身。

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连个最低贱的三陪小姐也做不成，难道是老天和我过不去？

她垂着头，痴痴地想，眼泪就一滴滴落在桌上，悲伤一时淹没了她。

58